



美债违约警报解除 金融市场难言欢庆

你退个一尺,我让个一丈,折射更深层次的危机

继7月31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两党已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协议后,美国众议院8月1日以269票对161票通过该法案。尽管美国两党终于达成了债务协议,但随后金融市场的“狂欢”只持续了短短半小时。

投资者很快发现,虽然债务上限的达成让人暂时松了口气,但美国长期债务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令人担忧,没有太多欢庆的理由。

1 市场难现强势

纽约股市8月1日跳空高开,三大股指瞬间上涨1%以上。但仅仅半小时,股市的涨幅就在投资者热情减退和制造业数据不佳的双重打压下烟消云散。最终,代表蓝筹股走势的道琼斯指数未能扭转已经持续了一周的跌势,连续第7个交易日收低;而更能代表市场趋势的标准普尔500指数跌破了

200日移动平均线的重要支撑,为进一步下滑打开了空间。

因美国债务问题迟迟未决而受到巨大压力的美元也没有因为债务上限得以提高而获得有效支撑。经济复苏前景不乐观使得美元承压,导致美元对日元和瑞士法郎的汇率均出现下跌,而跟踪美元对一揽子货币走势的美元指数当天

仅小幅上涨0.68%。

经济数据不佳还使刚刚受到债务上限协议激励的投资者不敢流连于风险较高的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场,转而流向仍然是最安全资产之一的美国国债。因此,10年期美国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一度降至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 降级风险犹存

尽管解除了债务违约的警报,但是美国国债的3A评级却仍面临着被调降的风险。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曾警告,美国需要在未来10年至12年内削减赤字4万亿美元才能避免主权债务评级遭下调,而目前美国国会提出的减赤目标大概只有其一半,远低于标普提出的“保级”要求。

阿瓦隆投资公司首席市场经

济学家彼得·卡尔迪洛认为,尽管两党达成了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但是美国国债被降级的风险仍高达70%。卡尔迪洛说,目前的协议在削减赤字方面并没有一步到位,这可能无法令评级机构满意。

巴克莱银行在当天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两党达成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意味着这一问题取得进展,但并非是具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突破,也没有消除短期内的

降级风险。”

不仅如此,目前两党达成的协议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赤字削减内容,而是将其留待之后成立的两党委员会继续磋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金融市场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巴克莱银行的报告指出,评级机构可能会在明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再决定是否调降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以评估目前尚未明朗的赤字削减项目是否可行。

3 经济困境难破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数据再次证明美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显著放缓,这与更像是一场“政治秀”的债务上限问题谈判相比,更能牵动投资者的神经。

7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预估值仅为1.3%,并同时把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由原先预测的1.9%大幅下调至0.4%,经济放缓的程度让市场投资者始料未及。

当天,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宣布,7月份ISM制造业指数为50.9点,远低于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期,该指数50点以下意味着制造业萎缩。不仅如此,当月新订单额也创下了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一度引领美国经济复苏的制造业缺乏继续增长的动力。

与此同时,投资者担心政府紧缩开支意味着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高速公路建设、房屋市场补贴或联邦科研项目,还可能逼迫联邦以及州政府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员,这对急需一剂强心针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纽约证券交易所资深交易员艾伦·瓦尔代兹说:“政府缩减开支将导致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失业,而美国经济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会持续疲软,这才是对金融市场最大的考验。”



8月1日,在美国纽约第六大道和西44街角,国债时钟的告示牌上显示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国债。

延伸阅读

这场危机再次打击了本已脆弱的市场信心

在政客眼中,所有你争我夺的过程全都体现在最后的那份法案里,他们在乎的是谁的声音更大、谁获得的政治资本更多、谁的政见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而解决问题只是副产品。可以说,在这场债务谈判里,归根结底体现的是民主、共和两党对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分歧,债务则只是一个“幌子”而已。

当前美国经济正在经历疲软,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仅有0.4%,消费者信心跌到谷底,房地产业迟迟无法走出金融危机阴影,而政策方面也黔驴技穷,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部结束,失业率仍高达9.2%。

外部环境也不乐观,能源、粮食价格上涨,日本大地震导致部分产业链断裂,而欧洲债务危机的阴霾难散,希腊等国依然深陷债务泥潭。

但此时,美国却人为制造了一场危机,让本应轻松通过的上调债务上限与削减财政赤字挂钩,让本来简单的经济方面的技术问题变成一个复杂难解的政治问题。债务上限史无前例地成为向总统发难的工具,促使国际评级机构不断发

出下调美国评级的警告,并最终将美国长期享有的顶级信用评级置于悬崖边缘。

最终,美国两党决定出台法案大规模削减政府开支,虽暂时解除债务违约风险,却给就业再添不确定性。所以即使达成协议也无功可表,唯一的结果是再次打击了本已脆弱的市场信心。

纽约商品交易所资深交易员雷蒙德·卡本说,此时他不会在任何市场选择买入,因为美国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巨大。他对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低下感到失望,在他看来政客们对市场的了解和关心实在太少。

市场咨询师默特尔·波说,债务谈判结束对经济影响不大,她对市场也并未增加信心。而削减开支计划是否会像在希腊和意大利那样遭遇社会阻力,也是一个疑问。

8月1日的华尔街,传递出来的仍然是不确定和悲观情绪,部分经济学家甚至从疲弱的制造业数据中看到二次衰退的风险。看来,市场信心的重建需要时间,需要真正向好的经济数据做支撑,并不是一份妥协法案就能改变的。

中国等新兴市场继续“被”通胀

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截至今年5月,已持有美国国债达1.1598万亿美元。而此次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意味着美国未来继续开动美元“印钞机”,发新债还旧债,这无疑等同于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并加剧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通胀形势。

对此,据《人民日报》援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的话称:“如果QE3推出,本身就是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朗,失去信心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宗商品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新一轮的爆炒,对全球的流动性无异于滔滔洪水中又添了一场暴雨。另外,这还将加剧新兴市场的通胀压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无疑形成产品价格上升的压力,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又会对外汇流入造成吸引,进一步形成外汇占款的压力。”

对于美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一致,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黄少明认为,一方面是大量美元外汇储备资产风险放大,美债“无风险资产”的理念已经过时;另一方面现在欧洲债务危机

加重,日本经济低迷不振,很难找到比美国国债安全级别更高的投资品种,因此无论中国未来决定增持或是减持美债,都要面临维持国家资产安全的“双面难题”。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就表示,美国国债法定上限上调是必然的,但从长期来看,美元已渐显贬值趋势。如果我国长期持有巨额的美债,不能低估其贬值的风险。

夏斌认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调整势在必行。他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成立国家海外资源投资委员会,以“服务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获取战略性利益”为目的来运用我国的外汇储备。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主席罗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将促使中国央行开始考虑主权债务工具的多样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购入其他货币的国债。由于人民币紧跟美元,我认为人民币对美元还将持续升值。如果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英镑仍在快速下跌的话,这将造成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尴尬局面,中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